

# 五鳳求凰

——风流诗人  
元稹情史

姚思源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五凰求凤

——风流诗人元稹情史

姚思源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广西民族出版社

(桂)新登字02号

五凰求凤  
——风流诗人元稹情史

姚思源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测绘局地图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625 268千字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100册

ISBN 7-5363-1503-1/I·337 定价:4.90元

## 内 容 提 要

唐德宗年间，诗人元稹少年得志，十五岁明经及第，到河中府蒲州作小吏，于普救寺偶识故相国之女崔莺莺。两人私会西厢房，设计羁留寺中数月，山盟海誓，暗结姻缘。元稹后赴长安应吏试高中，出任校书郎，高攀权贵，受京兆尹韦夏卿之女韦丛小姐青睐，遂抛弃莺莺，与韦丛成亲，果然飞黄腾达，连升三级，官至监察御史。但好景不长，四年后韦夏卿、韦丛相继病歿。元稹奉旨南下查勘剑南东川节度使驻案，遇西蜀才女薛涛。薛涛爱慕元稹才学，为救元稹不惜献身显贵，两人恋情日笃。元稹不谙官场世故，得罪豪门，被贬江陵，痛定思痛，乃置薛涛深情厚意于不顾，娶宦官监军崔潭峻义女安仙嫔为妾，以求崔氏替自己斡旋升迁。后安氏难产亡去，元稹迁官通州司马，被丑女裴淑看中，欲求为夫。元稹为靠裴氏望族庇护，违愿娶裴淑为妻，被宰相裴度召还朝廷为官。元稹百般巴结奉迎大阉魏宏简、崔潭峻等，受穆宗赏识，入阁拜相，朝野无不轻笑之。元稹暗使诡谋，陷害忠良，终至自食其果，罢相贬官，朋友纷纷离他而去，挚友白居易亦断绝往来，成为孤家寡人。

作品以史实为基础，表现出元稹复杂矛盾的多样化人格，他爱情不专，朝秦暮楚，风流半生，却无一知音；他才华横溢，独步诗坛，创造了“诗到元和体制新、制从长庆辞高古”一代之风，尤其和白居易一道，在新乐府诗和艳诗是创作方面作出巨大贡献。元稹初踏宦途，嫉恶如仇，刚直不阿，继则巴结阉宦、寻觅靠山，终至贪恋富贵，养尊处优，排斥异己，甚至“湊货闻于时”，压榨百姓，走向封建官吏必然归宿，其变化富含悲剧色彩，于今尚有现实意义。



# 目 录

- (18) 第一回:狂傲少年吟醉诗  
慧眼长老识才子.....(1)
- (70) 第二回:儒释相投清坐论道  
才情毕见隔墙有耳.....(12)
- (124) 第三回:露形迹丫环受责  
闻华章小姐失寐.....(21)
- (188) 第四回:借红娘暗传隐语  
晤玉女月夜逾墙.....(29)
- (241) 第五回:施巧计莺莺捱时日  
退兵祸元稹识表亲.....(40)
- (305) 第六回:瞒天过海鸳鸯会  
誓海盟山生死别.....(51)
- (379) 第七回:虚前席蔡老难进士  
论诗风才子结知交.....(61)
- (431) 第八回:附权贵庸才题金榜  
恃诗文学士落孙山.....(71)

第九回:遇故交寒士荐友  
慕诗才达官访贤 ..... (81)

## 目 录

第十回:观伎乐斗诗惊四座  
受赏识呈才占高枝 ..... (87)

第十一回:窥芳容艳遇慈恩寺  
书恶声情断决绝词 ..... (107)

第十二回:笑拥花喜嬉锦罗帐  
泪洗脸恨赋断肠诗 ..... (124)

第十三回:攀高枝果然得志  
应殿策意外遭殃 ..... (135)

第十四回:宦海沉浮难测生死  
前途明暗未知吉凶 ..... (147)

第十五回:慰老友严绶送美姬  
慕诗名薛涛盼御史 ..... (158)

第十六回:圆奇梦羁旅忆旧情  
论诗理梓州续新欢 ..... (178)

第十七回:正辞厉色低官拒镇帅  
赴汤蹈火弱女救郎君 ..... (195)

(IV) 山 林 新 士 学 文 哲 韵

第十八回：陈大义校书请救兵

挫诡谋叛镇赴阴曹……………(207)

第十九回：弹劾群吏朝野惊恐

妒嫉浪夫发妻涕零……………(218)

第二十回：遭耻辱阉宦逞恶

受诬陷御史贬官……………(231)

第二十一回：改弦易辙趋奉监军

见风使舵投靠方镇……………(244)

第二十二回：念旧情校书赴江陵

续新欢参军避阁楼……………(260)

第二十三回：返帝阙喜极忘形

徙通州痛不忍生……………(273)

第二十四回：俯首贴耳才子娶丑妇

仰贵邀宠娇客得欢心……………(288)

第二十五回：弑帝君溅血深宫

占高位落石下井……………(301)

第二十六回：昧心求荣遭千夫所指

钻营拜相藉一意孤行……………(311)



第廿七回：龙争虎斗成两败俱伤

众叛亲离剩孤家寡人.....(322)

附录：主要参考书籍.....(330)

.....(322)

.....(330)

.....(322)

.....(330)

.....(322)

.....(330)

.....(322)

.....(330)

.....(322)

.....(330)

.....(322)

.....(330)

.....(322)

.....(330)

.....(322)

.....(330)

## 第一回

### 狂傲少年吟醉诗 慧眼长老识才子

唐德宗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春,河中府蒲州城内外沐浴在融融春光中。一年一度的上巳节在三月三日这天翩然而临,蛰伏了一冬的蒲州人在微微春气薰动下,犹如蜗牛冬眠醒来,小心翼翼地把触角伸出壳外,试探着乍暖还寒的料峭春寒。

骀荡的春风吹绿了郊原,吹绿了蒲水,裹挟着阵阵桃李芬芳扑向古老灰黑的蒲州城,引诱着城内各色人等。于是,蒲州人呆不住了,官、绅、军、民,纷纷携老挈幼,倾巢而出,郊游踏青,享受难得的大好时光。一时间,偌大的蒲州城竟空空荡荡,间尔有几只看家守屋的门犬在寥寂的大街上遛索,发出几声无聊的空吠来填补这少见的冷落。

太平盛世,官慵民嬉。

自从那场骇人听闻、前所少见的“安史之乱”大浩劫平定之后,掐指算来又过了四十余载。虽然尚有健在的老人忆起当时的情景便谈虎色变,唏嘘万分,但那种“白骨横旷野,枯冢向黄昏”的战乱情景,早已被歌舞升平、国泰民安的和平生活掩盖了。即使其间仍有藩镇割据,拥兵自重、犯上作乱的事件频频发生,也不过在生活的长河中激起一些浪花而已,难以动摇朝廷根基,成不了什么气候。那种“宛转蛾眉马前死,君王掩面救不得”的马嵬坡之耻的局面,似乎再无人肯信了。

于是，远离京城长安、地处偏乡僻壤的蒲州城郊，欣逢上巳，官民同庆，游春踏青，各尽其乐。这里，虽没有京师“长堤十里转香车，两岸烟花锦不如”的曲江盛况，也没有“祥云辉映汉宫紫，春光绣画秦川明。草妒佳人钿朵色，风回公子玉衔声”那种帝京天阙的奢华高贵气派。但民风朴实，景物天成，有返朴归真之韵，无矫饰作伪之弊，正合上巳节的本来意义。

上巳节，由来已久，据说三皇五帝时代便已时兴。那时人们经过长长冬日，身上藏污纳垢，便在春气萌动、万象更新的三月上旬巳日这天，相约到水边洗涤污垢，消灾除邪，故名“上巳节”。魏晋以后定为三月三日，本朝沿袭至今。

日上三竿，蒲州郊野游春的人群渐次增多，三五成群，呼朋唤友，插科打诨，到处洋溢着一片快活的气氛。和煦的阳光下，不知名的花儿争相怒放，把田野装扮得姹紫嫣红、五彩缤纷，引得蜂狂蝶乱、莺啼燕啭。孩童们放肆地在草间翻斤斗，拿大顶，尽情地渲泄累约一冬的精力；上年纪的人则多是文雅地坐在田埂边、石块上，享受春光温暖的抚慰，或席地漫谈，或置酒小酌，无限制地松弛身心。最引人注目的要数曲折清流的蒲水畔侧，那里是上巳节的绝俗去处。

此刻，河边垂柳依依，微风习习，碧水脉脉，波澜不惊。不少青年男女免却了平时的羞涩胆怯，纷纷徒跣赤膊，踩水濯足，清澈的河水平添了许多肥嫩白皙的“节藕”，引得人们春情动怀，想入非非，行动也便不拘礼节、放肆出格，带了几分野味。有好事少年故意撩拨水花，向可意的女孩家洒去，招致几声呢骂，对方竟然用几朵野花反击，须知“流水无情落花有意”，小伙子们往往争相抢拾水面的野花，逗起观者开怀大笑。正所谓“少年羁络青纹玉，游女花簪蒂桃”，男欢女爱的儿女温情，分明荡漾在少男少女胸中。

“溱与洧方涣涣兮，

士与女方秉筒兮，

……

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

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有人大声吟诵起《诗经·郑风·溱洧》中的诗句。此情此景，恰好与诗意相合。嬉玩的人们拍手喝彩，把目光投向吟诵者。

河岸上，一群白袍秀士临水而立，簇拥着当中一位苍髯老人。老人年约六旬，头戴黑色介帻巾，身着方心曲领绛公服，足登乌履，瘦削的下颏垂着长长胡须，透出慈祥而平和的气质。眼熟的立刻辨出这老人便是本地父母官，蒲州县令陶定之大人。

犹如刮起一阵疾风，河中的人们停止了嬉戏，慌忙上岸来。时，河畔跪下一片人，齐声喊道：“大人万安！”

慌得陶县令连连摆手道：“不必如此拘礼，节令之中，官民同乐，哈哈，官民同乐！”

虽然如是说，慑于官府威仪，人们还是很快避走了。河岸上顿清静许多。

陶县令回顾左右，解嘲道：“本官力求躬察民情、爱民如子，彼尚惶惧如此，可见民风顽冥，莫可奈何”。

“大人，圣人云：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古来亦然，倘使民官不惊，官见民不威，天子怎能握回海之地、吏人怎好驱九州之呢？”一位师爷模样的人奉承道。

众人随声附和，陶县令带着几丝遗憾，率从者走到河边，仆人们立刻沿河平坦处铺下几方毡毯，放几味时鲜果蔬和酒菜。

陶县令早和部属有约，要在蒲水度上巳节，仿效先贤们，来个“水流觞”，各自展示文彩风流，以争高下。

所谓“流觞”，说来话长。古时人们往往在上巳日邀集亲友宴于曲的水流旁，在上游放置斟满酒的船形杯，任其随水漂流，停靠

在谁面前，谁就取来饮下，不得推却，称为“流觞”，或又叫“流杯”“流饮”。这本是人们郊游时助兴取乐的一个习俗。东晋永和九年（元353年）三月三日，书圣王羲之与文豪谢安、孙绰等人在会稽山的兰亭相聚赋诗，流觞酣饮，写下那千古传诵的《兰亭集序》。说真迹终被太宗皇帝用欺诈方式从永欣寺主持辩才禅师手中去，随同太宗皇帝葬于地下，后人不得一见，但“流觞赋诗”的作却备受骚人墨客推崇，争相仿效，以为时尚。在京师长安，东南角有个曲江池，此地池水澄碧，楼榭影集，是长安有名的苑园名胜。每春开，曲江池便如诗句所咏：“曲江冰欲尽，风日已恬和。柳色看浅，泉声觉渐多。紫蒲生湿岸，青鸭戏新波。”呈现一派绝妙生机。到了上巳节这天，曲江池边，“九重绣毂，翼六龙而毕降；千门帐，同王侯而偕至。”骈罗缦绮，交错五色，莺啭袅雾，鱼跃漪波。城的王侯将相、黎庶百姓，无不蜂拥影从、群贤毕集，参加曲江流盛会。这一天，皇上也会屈尊纡贵，驾临曲江，与民同享流杯之趣。年年复年年，“曲江流饮”竟成“长安八景”中著名的一景，为天下人憧憬向往。

陶县令虽官卑位轻，却颇通文墨，喜好吟诗弄文，常与本地人诗酒酬唱，以文相公自居。今次上巳节，陶县令对“流觞赋诗”兴趣甚于往年。原因是他的部属中，新近增加了一位诗文俱佳、重一时的干员，主簿元微之。

元微之，名稹，其时不过二十岁刚出头，在陶县令的随员中最年轻的，但略带稚气的“国”字脸上，竟然出现了几条不应有的纹，并且前额微秃而前凸，使他的容貌看上去超过了实际年龄，乎进入了“而立”之界。从他遍身所着的麻衣白袍来看，尚是白衣士、未脱卑微身份的读书人。

然而陶县令明白，这位年纪轻轻的主簿先生，来历却颇不凡。

元稹的先祖是鲜卑族人，原姓拓跋氏，北魏时被皇帝赐姓元。系后魏昭成皇帝的一支，因此算得上是帝胄王孙。不过到了元稹

代，他能回忆得上的先祖荣耀，也只有六代祖元岩，仕于北周，后隋朝，官至兵部尚书，封昌平郡公。后来，家道中落，雄风不振，到元稹的父亲元宽时，只做个小小郎官，难追先祖遗风了。

沧桑巨变，人世险恶。祖先的显赫并不能成为陶县令格外看重稹的主要原因。人道宦海沉浮、仕途飘忽，“昨日座上宾，今日阶囚”的事屡见不鲜，谁能猜测落魄王孙的命运如何呢？陶县令之识元稹，当有别的缘故。

“元主簿，难得今日如此好天气，老夫当洗耳聆听华章迭出，不你肯凑兴么？”一行人刚在毡毯上分地坐定，陶县令便手握长，迫不及待地发话道。

元稹刚盘腿坐下，听到这话，立刻站起来躬身道：“老伯既有训，在下敢不从命，只是学生才疏学浅，徒在老伯尊前献丑了。”

陶县令朗声笑道：“足下未免过谦了，谁不知元主簿九岁便能诗，十五岁明经及第，天下少有的神童才子呢！”

陶县令说的是实情，却触动了元稹的心事，他低下头一幕幕往历历在目。

贞元二年，元稹刚及八岁，父亲元宽突然病逝，遗下妻子郑氏六个儿女。元稹的长兄元沂和元柅虽已官至县尉，由于非郑氏所对后母和她的子女漠不关心。元稹一家生活顿时陷入困境，郑不得已只好迁居回娘家，独立支撑门户，靠娘家亲友的微薄接济日。

元稹清楚地记得，家中常常断炊，靠押当家具衣物买米下锅。逢严冬将至，母亲便在油灯下通宵操劳女工，把旧单衣改做棉袍寒。有道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元稹真是感同身受、刻骨铭心呵！

九岁能赋诗，在旁人啧啧称奇的事，元稹觉得最平淡无奇了。得那是刚从长安迁居到姥姥家不久，元稹和三哥元积该启蒙读了，可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无钱聘请塾师，母亲只好自己执

教，教儿子识文断字、诵读经书。这引起富有的族人们轻视和嗤笑。有一天傍晚，人们在祠堂前的空地乘凉，元稹和一帮小孩子跑来跳去捉迷藏。一位族叔叫住元稹，说道：“自古以来只有公鸡司晨，没听说过牝鸡打鸣，塾师哪有寡妇担当的呢？你若是能背诵出诗句，我才能相信女人也会识字。”元稹望着那位族叔狡黠的笑脸，心中充满厌恶，竟不假思索，冲口而出念道：“墙上一棵草，风吹两边倒，头重根底浅，早晚得拔掉！”

“这是……谁的诗？”族叔愣住了，人们也关切地围拢来。

元稹举起手指，对着祠堂墙上的小草说：“噢！指的是它！”

“哈哈！”人群爆发出开心的大笑，大家分明从元稹的即兴小诗里咀嚼出这位族叔的人品。族叔欲要责打元稹，却找不到借口。

九岁赋诗，赋的是人世艰难之态呀！元稹心中隐隐作痛。他想起在母亲耳提面命、精心教育下，自己刻苦攻读，博闻强记，凭借天资聪颖，“学问攻方苦，篇章兴太清。囊疏萤易透，锥钝股多坑”。终于学识大进、苦读有成，成为族中子弟佼佼者，风翔地方文中魁。然而，贫穷象阴影一样尾随着元稹，使他自卑，令他痛苦。那种“十年寒窗苦，一朝朱紫贵”的仕进之途虽然具有强烈的诱惑力，但毕竟太遥远了，可望而不可及。心力交瘁的老母、嗷嗷待哺的小妹妹，无时无刻不在盼望元稹早踏仕途、摆脱贫困、重振家声。唯其如此，他只好避难趋易，寻求为官作宦的终南捷径。十五岁的元稹决定赴京应试，考明经科。

聪明的元稹决没有想到，这一轻率决定给他一生仕途生活埋藏了多么大的隐患。那时，科场开设六科，人们最看重的进士科，官场以进士出身为荣。“门外报春榜，喜君天子知。一朝中进士，赏尽长安花”。金榜题名，天下轰动，皇帝陛见，赐宴曲江，游街夸官，何等的煌赫、何等的荣耀！元稹考明经科，不但与这一切无缘，并且还要遭人奚落、耻辱终生。须知，时人都知“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

士”这句话。三十岁能考上明经科的算是老混蛋，五十岁才考中进士科的尚算少年有为。但元稹十五岁竟中了明经科，古来少见，也算奇事一桩，引起多少仕人叹惋：倘以元稹的才学考进士科，何愁金榜不题名！

明经及第，按例只能授予卑微职分，难以擢升高位。元稹只好怀着满腹经纶，屈就蒲州县衙主簿，与衙役们为伍了。

蒲水几乎凝固不流，好似元稹心中的愁云那般沉重，久驱不散。河岸边出现了少有的沉默。

恰好仆人提来一尾金甲大鱼，活蹦乱跳，水珠四溅，激起大家的兴趣。“好呀！把它做生鱼片，就着老夫那坛‘虾蟆陵郎官清’，实乃人间一大快事！”陶县令笑道，竭力冲淡沉闷的气氛。便有一位年老的厨工操一把尖刀，熟练地将大鱼剖开，剔尽骨刺，随着砧板上有节奏的响声，一片片极薄极白的鱼肉在阳光下泛着银光，好似一堆银锭，引起人们强烈的食欲。

河岸边飞扬着欢笑声。

一只船形盅满盛着“虾蟆陵郎官清”酒液，摇摇晃晃顺流而下，醉人的酒香吸引了所有的目光。酒盅在师爷跟前略停了片刻，师爷伸手去端，却不料一个漩流扑来，酒盅又摇摆着离开，使他扑了空。

“哈哈！”一阵哄笑。

终于，酒盅被冲到一个凹处不动了，刚好在陶县令和元稹之间，两人都未伸手。

“老伯，你是本地父母官、一县之尊，理应先饮。”元稹拱手道。

“哪里话，若论吟诗作赋，老夫当拜下风，岂能言尊？”陶县令嘴里客套着，仍端了酒盅，一饮而尽。这时，元稹分明瞥见师爷那怨毒的眼神，似乎痛恨着失去一个献媚的机会。

“既饮此杯，论例当请大人口占一首，示教侪辈。”师爷谄笑



道。

“好极，老夫当仁不让，权且献丑，”陶县令眯着老眼，捋着银须，沉吟片刻，吟哦道：“春光映百花，柳丝随风斜，江深青草岸，人人郊原画。”

众人都喝彩不止，说是经父母官如此点化，蒲州的春色更加娇艳了。

又一杯酒流到师爷处，他迫不及待饮了，抹抹嘴，吟道：“三月野中芳，凡花亦能香，不及陶公德，有口皆颂扬。”分明一道谀诗，却也引起大家的一阵称赞，惟有元稹皱皱眉头，觉得俗不可耐。刚巧一杯酒流到他眼前，元稹一饮而尽，吟道：“梨叶已成荫，柳条纷起絮。波绿紫屏风，螺红碧筹箸。三杯面上热，万事心中去。我意风散云，何劳问行处？”

陶县令击节赞叹道：“好诗，好诗！用意精深，意在言外，有不尽之味，写景状物，如在眼前，又含不尽人意，见于言外，譬如‘我意风散云，何劳问行处’句，道尽人生飘泊，无定之苦，妙极！妙极！”

众人见他如此赞赏，便又恭维不绝、鼓噪不休。

吃着用酸辣酱拌和的生鱼片，有美酒佐兴，酒过数巡，大家已酒酣耳热，不拘礼仪。不知是流水有意，还是华章感人，元稹频频接到流杯，酒喝得格外地多。他索性宽衣解带，揭了头巾，来者不拒，畅饮起来。

“元主簿，”师爷于微醺之中，有心要捉弄一下元稹，便引经据典道：“张伯高性好豪饮，往往于醉后呼喊狂走，衣冠皆撤，然后落笔，方有《草书古诗四帖》见称于世，天下视为书法上品；李太白放浪形骸，斗酒诗百篇，有‘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风流文采，成一代诗仙；裴旻好醉中舞剑，为本朝舞剑神手，此三人各怀绝技，皆因酒力所遣，元主簿此刻大有‘三绝’遗风，但不知可另创一绝，让我等大开眼界么？”

元稹虽酒意朦胧，头脑仍很清醒，知道师爷妒忌自己，便道：